

# 背岳母上楼

■陈建华

今年初春,岳母遭遇一场车祸,身体左侧多处严重挫伤,所幸未造成骨折,卧床休息一个多月后略有好转,能借助拐杖站立,尚不能行走。

一个多月来岳母的洗漱擦身,全是我妻子在床边侍候着。岳母身体刚刚恢复,就嚷嚷着要去洗澡。当时正值疫情严重期间,公共浴室关门停业,岳母洗澡的唯一途径就是我家的淋浴房。可我家在4楼,没有电梯,不能挪步的岳母如何上楼成了全家纠结的问题。

妻子说:“我们将轮椅带过去,让妈坐在上面,我俩抬着上楼。”我想了想:“这个方法不行,我们那个楼道狭窄,容不下两人加一个轮椅并行,一前一后抬着的话,后面的人吃不消。我可以背着妈上楼。”我的话音刚落,就遭到了岳母的强烈反对:“不行,你也不过百十来斤,背到4楼挺费劲的,我还舍不得呢!”妻子转过身打量着我,貌似目测一下我的体能:“这方法管用,背不动时就休息一下,再接着背,我在后面助力。”岳母听了这话,无奈地顺从了。

我们开车到了楼下,将岳母扶下车,我脱去羽绒服,蹲下身体,一只手扶住栏杆,妻子在后面协助岳母伏在

了我的背上,我询问岳母是否有哪里感觉不适,有无压痛感,岳母回应道:“我准备好了,你可以背了。”我让岳母抓紧我,然后才缓缓地起身,觉得岳母没有想像中的重。

我对妻子说:“妈好轻啊,没有100斤吧?”妻子说:“以前的,这次车祸后妈妈瘦了。今天妈也没穿羊毛衫、裤,羽绒服挑了件轻薄的。妈说,怕你背得累了,为你减轻分量来着。我怕她冻感冒了,劝说了几次她也没穿。”“你这丫头,干嘛又说那么多!”背上传来岳母的嗔怪。

我的心,在这一刻,被柔软猛击了一下。我的岳母大人,无论在何时何地,总是为我们着想,疼着我们。妻子对我讲述过的往事一一浮现在眼前。妻子很小的时候,岳父长期在外地工作,奶奶体弱多病,一家7口人的生活全靠岳母一人撑起。岳母是乡村的小学教师,教学是学校的一把好手,农活干得也是令全村人咄咄称赞。

曾听妻子说,妻子的第二次生命是岳母背出来的。妻子6岁的时候,有一次贪玩到河边嬉水,不小心落水了,被人发现救上来后已是昏迷状态。闻讯赶来的岳母,看着奄奄一息的女儿,猛地的女儿背在背上狂奔起

## 生活手记

来。不知背着跑了多久,女儿“哇”地吐出了一口水,岳母则累瘫在地上,因此岳母落下了腰疼的毛病。

岳母退休后搬到城里,帮我们照顾女儿,操持家中一日三餐,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,使我们专心致志地工作。岳母从来报喜不报忧,身上的小毛病扛扛就过去了,事后才告知我们。岳母对子女的疼爱总是有着她特有的方式,而我总觉得岳母身上是自带光芒的!

20多年前,她被毒蛇咬伤,生命危在旦夕,全家人着急得火烧眉毛。岳母却淡定面对,向我们交待起善后之事,即使脸部肿胀得有面盆大,喉部窒息不能讲话时,也没见她流下一滴眼泪!

想着这些,我像打了鸡血一样,忽然浑身来了劲。我腰部用劲,轻轻向上掂了掂多灾多难、命大福大的岳母:“妈,趴好了,手抓紧了,我们快要到了!”

台阶,一级一级踩在脚下,稳定而坚强;背上,一掂一掂,是心贴着心的暖,背的是老人,更是孝道。此后,我们小区流传了一条孝道新语:孝亲敬老,要像建华那样背岳母上楼,将幸福背回家!

## 非常故事

# 有空来坐坐

■董川北

好说歹说,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,终于卖掉了家里那头老黄牛,进城与我们生活在一起了。

父亲来的第二天,恰逢周末,我打算带着他下楼去熟悉小区环境。正要开门,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,我从猫眼里看到,隔壁的刀疤叔在等电梯。身后的父亲问我:“咋不走,洞里看到了啥?”

我低声说:“邻居也出门,我们等两分钟再出去。”

“这是为啥?”父亲惊讶地问。

“免得打招呼,尴尬。”看着瞪大了眼睛的父亲,我解释道,“城里人都这样,大门一关,老死不相往来。就算十几甚至几十年的老邻居,也是如此。人们各自带着自己的隐私在生活,不愿意被人打扰。”

父亲摇摇头,觉得不可思议,喃喃地说:“在咱乡下,端着饭碗也去邻居家串门,那才有人情味儿……”

“慢慢您就习惯了。”我笑着对父亲说。

“刀疤叔”是我在背后给邻居取的绰号。他五十出头,瘦弱黧黑,左额额头到眉心,有一道瘆人的刀疤。我猜测,他年轻时应该是个小混混,刀疤是打架所留下的。反正无论怎么看他,都不像个好人。所以我经常警告10岁的儿子,别跟邻居说话,尽量躲着他。虽然与刀疤叔做了一整年的邻居,哪怕在电梯门口偶遇过两次,我也假装打着电话,没跟他讲过一句话。

可没想到的是,父亲来的第三天,我刚下班回来,儿子就跑过来,在我耳边告状:“爷爷中午做饭,去邻居家借酱油了!我还听到,爷爷跟那个刀疤爷爷有说有笑,还让刀疤爷爷有空过来坐坐呢!”

我都闷半天,劝父亲说:“城里不比在农村,人心难测,您少跟外人来往。也只有在乡下,民风淳朴,知根知底,人们才会客气地说那句‘有空来坐坐’。”

父亲看了我一眼,没有说话。

我又问:“厨房不是还有酱油吗,您借什么酱油?”父亲显得有些不好意思,尴尬地笑了。

意外的事情,发生在半个月以后。凌晨两点,我在睡梦中,右下腹突然剧烈疼痛,我猜测是急性阑尾炎。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,我痛得满床打滚。爱人出差未归,儿子急得团团转,这时,父亲毫不犹豫地敲开了邻居的门——刀疤叔穿着睡衣跑过来,先打了120电话叫急救车,然后二话不说,把我背在他瘦弱的背上,急匆匆地下楼……

挂号、交费、检查、办住院手续,刀疤叔马不停蹄地忙着。天边泛起鱼肚白时,他才疲惫地对父亲说:“老哥,都办好了,只是小手术,您别太担心。我回去眯一会,8点要上班……”

我躺在病床上,模糊地看着刀疤叔远去的背影。心怀感激,我轻声问父亲:“这刀疤叔……您知道,他姓啥吗?”

“姓张,弓长张。”父亲说,“误解总是源于缺乏沟通。他额头上的不是刀疤,而是伤疤。年轻时骑摩托车,为了避让突然从路边跑出来的小女孩,自己撞在了电线杆上……”

我当初对父亲的责怪,现在变成了由衷的钦佩。父亲初来乍到,就敢于打破城里人的规矩,以假借酱油之名,去主动敲开邻居家的门,同时也敲碎了彼此的隔阂。

“等出院,回家以后,让张叔有空来坐坐。”我眼里噙着泪花,无比惭愧地对父亲说。

# 温暖的食谱

■赵自力

每年冬天,母亲都要从老家来县城小住一段时间。这是我们全家盼望已久的事情。其间母亲总要为我们做一道菜——萝卜丸子。

萝卜丸子我们都喜欢吃,做起来却嫌麻烦。所以,如果不是母亲来,我们是想吃不想做。以至于女儿见母亲来了,忍不住高兴得跳起来说:“奶奶来了,可以吃萝卜丸子了!”那股激动劲儿,就像要出去旅游似的。

萝卜丸子好吃不好做,因为程序有点繁琐,加上各种配料要齐全。但母亲一点不嫌麻烦,反而像很享受似的。她提个袋子就去超市购买食材,从面粉到姜蒜之类的,当然还有唱主角的萝卜。食材准备好后,我们就给母亲打下手。

油锅滋滋地冒着热气,萝卜丸子在油锅里上下翻腾,不一会儿就有一股浓香从厨房里飘到客厅。她炸的焦黄丸子,真的是美味无比。往往是一碗刚出锅的丸子,还没来得及端到桌面,就被我们抢吃一空。母亲高兴极了,一边嘱咐我们吃慢点,一边熟练地捏萝卜丸子。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回到小时候,看到了母亲年轻的样子。

萝卜丸子终于全部炸好了,摆在饭桌上。一家人边吃边聊,家庭气氛非常温暖。妻子总是喜欢发朋友圈,照例赢得了众多人点赞。母亲则嘱咐我给邻居们送些去,让他们尝尝鲜。我高兴地给邻居们送去,他们

## 人生百味



纷纷说萝卜丸子好吃。

小时候也是这样,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东西,母亲总是吩咐我和妹妹送给邻居,他们也常常送一些东西给我们,邻里关系非常好。搬到县城后,邻居间很少来往,但自从吃了我家的丸子后,相互走动就多了些,彼此相处得很融洽。看来,母亲的萝卜丸子,是邻里关系的“润滑剂”。母亲用最朴素的方法,教给我们怎样处世为人。

萝卜丸子常常被我们通过快递,寄给那些身在异乡想念家乡味道的朋友。尝一口萝卜丸子,也许能抚慰游子思乡之情。

我也吃过餐馆里的萝卜丸子,总感觉没有母亲做的那么地道。于我而言,母亲的萝卜丸子,是冬天最温暖的食谱。

## 花开诗旅

# 暖阳

■马从春

清寒人间  
冬日的暖阳  
仿佛一位陈年老友  
从远方赶来  
用一种轻柔的语调  
与你促膝谈心

在静谧的午后  
一杯清茶  
一本书  
温柔的阳光作陪  
一段美妙的时光  
小河般轻轻流淌

寒流不再可怕  
雪花如此迷人  
因为有太阳  
一切就有希望  
在阳光的羽翼之上  
春天的种子正在发芽

### 【心若年轻】

心若年轻,就能状态乐观,快而无忧,充盈通脱。  
心若年轻,就能顺其自然,包容大度,忘掉烦恼。  
心若年轻,就能清风入怀,回归童真,充满好奇。  
心若年轻,就能不甘落伍,看得繁华,守得初心。  
心若年轻,就能经住诱惑,与时俱进,活出精彩。  
——张泽峰

### 【盼雪】

街边路灯透窗明,  
依窗望月问寒风?  
琼花碎玉何时落?  
小麦等被过严冬。  
——杨国兴

# 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63073072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### 【夜】

月亮升起来了  
透过光秃的枝桠  
湖水泛着寒意  
夕阳渐渐褪去  
鸟儿在枝头啼叫  
偶有胖猫从身边经过  
或急或缓  
——韩文婧